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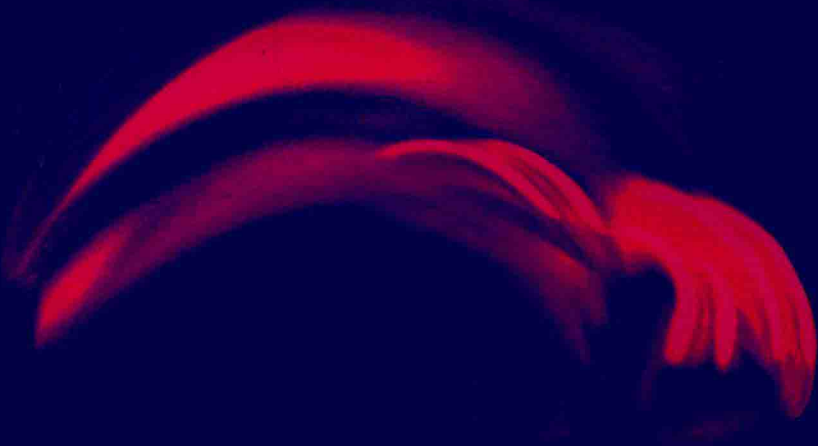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蓝色东欧
第5辑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高兴 / 主编



思想的黄昏

[罗马尼亚] 埃米尔·齐奥朗 / 著

陆象淦 / 译

南方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Emil Cioran

MURGUL GÂNDURILOR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AMURGUL GÂNDURILOR

思想的黄昏

Emil Cioran

[罗马尼亚] 埃米尔·齐奥朗 / 著

陆象淦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的黄昏 / (罗) 埃米尔·齐奥朗著 ; 陆象淦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9. 5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 第5辑)
ISBN 978-7-5360-8511-4


I. ①思… II. ①埃… ②陆… III. ①散文集—罗马尼亚—现代 IV. ①I54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5039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6-108 号

Amurgul gandurilor by Emil Cioran

Copyright © COPYRO—SGCDA, Romania

出版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夏显夫 欧阳佳子
责任编辑: 许泽红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供图: 子夏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书 名	思想的黄昏 SI XIANG DE HUANG HU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 334 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5 2 插页
字 数	195,000 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本书中文专有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茨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前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态度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

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了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伯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

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贝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克沃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问。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守望孤独

(中译本前言)

陆象淦

直面孤独，拒绝名利场，隐居底层，不求虚名，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写作，兼收并蓄各派思潮和学说，努力探索人生的真谛，这是齐奥朗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终其一生所尊崇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在他看来，孤独可以使人远离追名逐利的喧哗，净化心灵，潜入冥思，深刻反思和求索，杜绝人云亦云和随波逐流，提出独特的创见。他的格言告诉我们说：“孤独不是教你踽踽独行，而是教你成为一个独特的达人。”

埃米尔·齐奥朗，一九一一年出生于罗马尼亚西北部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锡比乌城的一个东正教神父的家庭。就其母系的背景而言，他的外祖父曾被奥匈帝国封为男爵，跻身贵族行列。在锡比乌城偏重德语教育的格奥尔基·拉泽尔中学完成中等学业后，齐奥

朗十七岁进入布加勒斯特大学攻读哲学。得益于通晓德语，他在大学期间就潜心研读康德、叔本华特别是尼采的原版著作。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获得德国洪堡大学的奖学金，赴柏林深造。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又接触和研究了当时颇为热门的德国新康德主义社会学家西梅尔、生机论运动的倡导者克拉格斯、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海德格尔以及将偶然性作为思想体系核心的俄国非理性主义哲学家舍斯托夫等人的学说。一九三六年，返回罗马尼亚后，他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布拉索夫城的一所中学谋得了哲学教师的职位。翌年，又获得布加勒斯特的法兰西学院奖学金，以撰写博士论文的名义赴法国巴黎研读，直至一九四五年正式定居法国。

齐奥朗的写作生涯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中期的第一阶段，用他的母语罗马尼亚语写作；一九四七年开始至一九九五年逝世的第二阶段，用法语写作。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显示出极高的写作天赋和创造才华。一九三四年，齐奥朗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在绝望之巅》荣获罗马尼亚处女作奖励委员会奖和罗马尼亚青年作家奖。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先后用罗马尼亚语和法语撰写和发表了二十余种作品，大多为随笔、断想、冥思、格言、警句和通讯等短小精悍之作，以文笔简洁而含义深邃著称。尽管有评论家断言他是怀疑主义或虚无主义者，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的青春打上了德国浪漫主义的深刻烙印，毕生崇尚法国、俄罗斯等各种形式的浪漫主义。

《思想的黄昏》是齐奥朗于一九四〇年出版的用罗马尼亚语撰写的第五部作品，以探索西方传统文明、人生、生死、命运、信仰、孤独、爱情等问题及其价值为主题，风格独具、思想深邃、视野开阔、联想丰富、言辞犀利，充分调动作为社会批判利器的逆向思维的魅力，常常在惊世骇俗乃至匪夷所思的语句背后，揭示出潜在的真谛。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战争的风暴和大屠杀的浩劫席卷欧洲和整个世界，齐奥朗在书中严厉地批判趋于衰落的西方传统文明和基督教

的原罪与救世学说，沉痛地呼号“世界在心灵的边缘衰老，而思想正在进入黄昏。宇宙展现着它那令人恐惧的微笑，而我——生命的象征——在其中认出一个食人的天使”。在这善恶相争的世界里，“恶为我们揭示时间的魔鬼本质，善则是未来的永恒潜力。恶是抛弃，善则是感悟的蓝图”。这或许是解读这部作品之所以被命名为“思想的黄昏”的钥匙。

齐奥朗一生反对浪得虚名，厌恶沙龙里的高谈阔论和炒作包装，认为那“无非是极肤浅的东西或许都可以冒充为最高深莫测的思想”的一场表演，毫无价值。在他看来，写作是一种极个性化的个人行为，作家写作时与之相伴的只是他自己，守望着巨大的孤独。因此，齐奥朗拒绝参与和接受作品的评选及相关奖项，甘于默默无闻。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他的晚年和身后却依然声名鹊起，获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短短数年间，他的作品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在他的祖国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树立起了他的半身纪念铜像。二〇〇五年，罗马尼亚科学院追认他为荣誉院士。在巴黎、布加勒斯特、锡比乌和克卢日等城市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凡此种种，或许如他曾经不无嘲讽地说的“荣耀赞美尸体”，但毕竟是来得不算太晚的历史的选择。大浪淘沙，时间是最严格的检验机。这或许也验证了齐奥朗在本书中阐释的一种生死关系：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去。

目 录

CONTENTS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总序）/ 高兴 / 1

守望孤独（中译本前言）/ 陆象淦 / 1

一 / 1

二 / 20

三 / 36

四 / 52

五 / 70

六 / 86

七 / 102

八 / 115

九 / 130

十 / 145

十一 / 161

十二 / 173

十三 / 187

十四 / 199

你尽可信口雌黄，扬言宇宙没有任何作用。没有人会生气——然而，如果用同样的言辞评价任何一个人，他势必抗议，甚至采取措施惩罚你。

芸芸众生，莫不如此：当涉及普遍原理时，事不关己，不问是非，毫不觉羞耻。若宇宙没有任何作用，又有谁逃脱得了这种灾难的诅咒？

一言以蔽之，生命的全部奥秘在于：它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觅求某种意义。

*

孤独不是教你踽踽独行，而是教你成为一个独特的达人。

*

上帝一心关注维护他的真理。但是，人们往往只需简单地耸耸肩就能将这些真理全部推翻，因为思想早就将它们冲垮。如果一条蛆虫能够产生形而上的烦恼，它也会睡不着觉。

对上帝的信念是防止自杀的一个屏障，却挡不住死亡。这样的信念丝毫冲淡不了黑暗，上帝因无谓的恐惧而为自己切脉时，也会感到可怕的黑暗……



据说，第欧根尼^①干过伪造货币的勾当——任何一个不相信绝对真理的人，都有理由伪造一切。

第欧根尼如果生在基督降世之后，或会成为——对于犬儒主义者和两千年的基督教的赞美，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一个仁慈的第欧根尼。

柏拉图称第欧根尼为“一个疯癫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再也难以获得拯救……



我压抑的焦躁若能发出声音，第一个动作或是跪倒在哭墙前，怀着那与生俱来的哀悼——对这个世界的哀悼。



一切遗忘不了的事物损耗着我们的机体，悔恨乃是遗忘的对立面。因此，它像一个对你眼露杀机，或者令你瞬间充满子弹侵入血液之感的古老巨妖，虎视眈眈地耸立着。

普通人在任何行动之后感到悔意，他们知道为何有悔，原因就在他们眼前。我们或许枉谈什么“精神冲动”，他们不可能理解一种无谓的苦恼的力量。

形而上的悔恨乃是一种无缘无故的困扰，生命边缘的道德焦虑。你并无忏悔之罪，却感到悔恨。你并未回忆起任何事情，以往的无尽痛苦却涌上心头。你没有做过一件坏事，却感到应为世间的罪恶担责，觉得犹如撒旦在梦魇中踟蹰。不由得陷入伦理问题的罗网及其答

^① 这里应是指锡诺普的第欧根尼（前412—前323），古希腊犬儒主义哲学家，传说他住在一个圆酒桶里，白天打着灯笼寻找诚实的人。

案的恐惧之中，亦即陷入恶之律。

你越是面对恶缺乏冷静，就越是接近天然的悔恨。这样的悔恨有时是模糊的和暧昧的：你背上了不仁的包袱。

紫是悔恨的颜色（吊诡的是，悔恨出自轻浮与忧伤的斗争，忧伤最终获胜）。

悔恨是歉意的伦理形式（歉意变成问题，而不是忧伤），上升到痛苦高度的一种歉意。

悔恨无补于事，却引发一切。道德的出现无异于悔恨的最初战栗。

一种痛苦的活力将悔恨变成心灵奢侈的而无谓的噬咬——给我们留下印象的只有大海——还有香烟的烟雾。

负罪感乃是悔恨的宗教表述，正如歉意是悔恨的诗意表述。前者是最高限，后者则是最低限。

你为自己心底发生的某种东西懊悔……你有充分的自由把握事件的另一种进程，但罪恶或者齷齪心理的诱惑战胜了伦理的反省。暧昧出自任何悔恨中的神学说教与齷齪心理两者的混合。

没有任何东西会使你觉得比时间的不可逆性更加痛苦。不可弥补性无非是这种不可逆性的道德诠释。

恶为我们揭示时间的魔鬼本质，善则是未来的永恒潜力。恶是抛弃，善是感悟的蓝图。没有人懂得两者的理性差别。但我们人人都感受到恶的痛苦烧灼与善的令人心醉神迷的恬淡。

善恶的二元论在价值的世界里导入另一个更为深刻的概念：清白和认识。

将悔恨与绝望、恶或者恐惧区别开的是柔情，是无可救药者的感动。



世间有那么多人离死亡仅一线之隔——想到死的哀愁！因此，死